

“机密文件门”愈演愈烈 拜登深陷政治危机

□ 王一同

2023年伊始，美国政坛尴尬事件不断，众议院议长选举僵局刚刚破解，又爆出美国总统拜登因在此前担任副总统时期私藏机密文件而遭调查。共和党抓住这个机会穷追猛打，要求对此次事件以及其他与拜登有关的事件展开深入调查。拜登也因此面临上任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美国媒体预计，业已控制众议院的共和党将就此与民主党总统掌控的白宫展开一场“激烈而胶着的政治对决”，甚至可能对2024年总统大选产生影响。新一轮党争大戏也由此拉开帷幕。

私留密件急辩白

近期，拜登“机密文件门”事件持续发酵，先后多批在其担任副总统时期的加密文件在他的办公室和住所被发现。

当地时间1月21日，拜登的律师鲍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司法部下属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20日对拜登位于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住所进行搜查，又发现了更多机密文件。鲍尔表示，在近12个小时的搜查过程中，美国司法部掌握了至少6份机密文件，其中一些是拜登1973年至2009年任联邦参议员时期的，另一些是他2009年至2017年担任副总统期间的密件。这是自去年11月和今年1月中旬分别在拜登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私人办公室以及在威尔明顿的住所中发现政府机密文件后，发现的第三批机密文件。

1月12日，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宣布，任命前联邦检察官罗伯特·许为特别检察官，调查拜登办公室和住所存放机密文件事件，同时也调查这一事件中是否有个人或实体违法。梅里克·加兰对媒体说，他早在2022年11月14日就任命了一名检察官作初步调查。依据初步调查结果，他决定任命特别检察官继续调查。

拜登近日首度公开就“机密文件门”作出回应，称自己“发现有几份文件被放在了错误的地方”“期待着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正在遵循律师的要求”，被发现的文件会立即交给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与司法部，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全力配合调查。

在白宫记者会上，面对不断追问“机密文件门”事件的众多记者，拜登还“试图淡化安全风险”。同时，他再三强调：“我是很认真地对待机密文件和机密材料的。我们将全面配合司法部的审查。”

在事件持续发酵后，白宫法律顾问理查德·索伯也



美国司法部近日接连对拜登位于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的住所进行搜查，图为当地时间1月13日，调查人员在拜登位于威尔明顿市的住所前。

CFP供图

对外再次强调，拜登“一直致力于负责任地处理此事，他(拜登)对此很认真”。理查德·索伯同时重申，白宫也将配合特别检察官的调查。

然而，无论拜登怎样为自己辩白，并表示配合调查，也无法彻底消除“机密文件门”事件对他政治生涯的负面影响。美国《总统档案法》规定，总统和副总统任内所有文件须留存，并在卸任时交由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管理。

据路透社报道，由于愈演愈烈的“机密文件门”事件的影响，拜登的公众支持率已接近他担任总统以来的最低水平。

共和党穷追猛打

目前，“机密文件门”事件已成为共和党人对拜登、民主党和白宫穷追猛打的最新“抓手”。

共和党方面批评拜登政府“虚伪”，誓言继续追查这起民主党版本的“机密文件门”，并称将在国会发起调查。去年，拜登的前任、共和党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也曾被查出在位于佛罗里达州的住所海湖庄园存放大量政府文件，包括上百份涉密文件。特朗普随后因涉嫌离任后处理密件不当而面临联邦调查。

共和党人重掌多数的国会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在记者会上指出，拜登对其私人办公室存有以前的机密文件“一定提前知情”，并认为“拜登有很多事情需要向美国公众交代。不过，好的一面是，目前美国公众有一个能够让他交代的众议院”。麦卡锡还对媒体称，拜登曾对特朗普在海湖庄园存放涉密文件表示忧虑，但拜登本人“多年来在多个地方把它(涉密文件)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国会必须调查这件事”。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克·特纳日前致函梅里克·加兰和国家情报总监埃夫丽尔·海恩斯，要求展开“立即的审查和损失评估”，并要求国会召开闭门听证会。特纳说，拜登有可能违反了《总统档案法》以及保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随着拜登“机密文件门”事件发酵，多位共和党人

把这位民主党籍总统在私人场所存放密件与特朗普在海湖庄园存放密件作对比。共和党众议员格林就此抨击美国司法体系的双重标准，称拜登与特朗普“受到了区别对待”。

格林举例说，海湖庄园遭联邦调查局突击搜查，而拜登涉嫌私留的密件最初是由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牵头寻找的。共和党方面还质疑，白宫在去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前便已知晓拜登不当存放密件的情况，当时对此置之不理，反而在当月指派一名特别检察官调查特朗普所涉密件私留案以及他同国会大厦骚乱事件的关联。

对共和党提出的质疑，民主党方面及拜登政府均强调两桩案件存在不同之处：拜登主动上交保密文件，而特朗普曾多次拒绝配合司法部调查。

CNN评论称，拜登正因“机密文件门”面临总统生涯中最严重的政治危机，民主党和拜登政府也因此失分。这一事件犹如给共和党控制的新一届国会送去了一份“大礼”。

十余年诉讼告一段落 加拿大原住民获得赔偿

□ 阮文

当地时间1月21日，加拿大政府宣布已同意就寄宿学校给当地原住民语言文化造成的破坏提供28亿加元(约合人民币142亿元)的赔偿。以了结原住民群体就此发起的集体诉讼。而作为交换，索赔人需同意“全面、彻底和永远”放弃对加拿大的索赔，包括由于寄宿学校对原住民造成的集体伤害而引起的各种索赔要求。

对此有分析指出，加拿大政府用钱了结了一场持续十余年的诉讼，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他们对原住民犯下的种种罪行。

长达十余年的诉讼

从2012年开始，原住民就印第安寄宿学校制度给他们造成的语言和文化损失向加拿大政府发起集体诉讼并提出赔偿要求，而之所以直到十余年后才有了结果，是因为此前加拿大政府对此事一直持否认态度。

事件的关键发生在2021年。那年5月28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坎卢普斯的一所印第安寄宿学校中，发现了215具印第安儿童的遗骸。事件一出，舆论哗然，加拿大针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一时间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这之后又有许多印第安儿童遗骸在寄宿学校的旧址附近发现。加拿大和解真相委员会2015年的调查报告显示，从1876年加拿大政府开始强制对原住民儿童实行寄宿制至1996年最后一所寄宿学校关闭，时间长达120年。在这120年中，约有三成的原住民儿童(约150000人)曾经被安置于寄宿学校中，至少6000名学童在就学期间死亡。而根据幸存者的回忆，在加拿大多地的寄宿学校，原住民儿童曾遭受长期性虐待、虐待和残害的例子比比皆是。“当年在寄宿学校，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都遭到了严重虐待，比如殴打和性侵，我们在校期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压抑的，每天的日子心惊胆战”。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在2008年的一篇报道中还提到，有相关文件显示，部分印第安寄宿学校在加拿大政府知情的情况下，故意对原住民儿童进行所谓的“营养实验”。此类实验迫使受试儿童维持饥饿状态，再给予或不给予他们维生素和某些食物，以进行对照实验研究“营养补充的效果”。

此案原告之一、土著领袖加里·费舒克说：“加拿大花了太长时间才承认自己的历史，承认它犯下的种族灭绝，并认识到寄宿学校对我们国家造成的集体伤害。”

另一位土著领袖和原告肖恩·戈特弗里德森说：“寄宿学校系统摧毁了我们的语言，深刻地破坏了我们的文化，并留下了社会危害的‘遗产’，其影响超出了我们这一代人。我们需要很多代人才能治愈。”

掩盖不住的黑历史

加拿大原住民是这片土地上的主人。加拿大历史学家泰勒·诺克斯曾在加(《国家邮报》)发表题为《答康拉德·布莱克：在原住民族历史上，我们不



加拿大政府用钱了结了一场持续十余年的诉讼，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他们对原住民犯下的种种罪行。图为在加拿大甘露市，原住民举行仪式纪念在寄宿学校中死亡的原住民儿童。

CFP供图

能忽视令人不快的(事实)的文章。文章中诺克斯坦言，研究表明，早在欧洲殖民者占领加拿大前，当地原住民就已有独特且悠久的文明，然而太多加拿大人固执认为自己的文化、社会优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他们所谓的“低等人”原住民身上。

据文献记载，1760年英国殖民者踏上北美大陆，开始逐步蚕食原住民的领地。由于殖民活动、种族冲突和疾病流行，加拿大西部98%的印第安人口消亡，许多部落不复存在。

到了19世纪下半叶，英国殖民者和加拿大当局试图对剩余的原住民进行同化。根据1876年出台的《印第安人法》，印第安人必须居住在贫瘠、狭小的2250个“保留地”上，凡不居住在这些“保留地”的原住民一律称为“不合作者”，被剥夺理应享有的公民权。即使对于居住在保留地的原住民，加拿大当局也并未放过。加政府公然通过“土著同化”原则，主张通过文化隔绝和毁灭，在数代人之内，将原住民“彻底融入主流社会”。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自1870年开始，教会在全国各地设置了数以千计的“原住民寄宿学校”，将原住民学龄儿童强行带离家庭。孩子们被勒令不许讲民族语言，不许保留本民族的宗教与习惯，只能说英语或法语，并“培养和保持符合文明规范的言行”。

由于这种文化灭绝政策，加上对原住民经济的扼杀、土地的掠夺，原住民不但人口减少，而且经济命脉断裂，前途渺茫，许多人因此染上了酗酒、吸毒等不良习惯，更加剧了自身和民族命运的悲惨。

时至今日，这些印第安人寄宿学校的“同化教育”往往也是毁灭性的。CBC称，绝大多数从这些学校走出来的原住民儿童在回到保留地后，根本无法融入故乡的文化，学校糟糕的“技能教育”也使得他们既无法帮助父母，也很难在城市里找到工作。

政府并未真正反省

面对越来越多的铁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不得不承认这一现实。他12日称作出这一宣布是“困难的”，并承

认“工作才刚刚开始”，承诺政府将为每一步提供帮助。不过，有分析认为，特鲁多政府承认对原住民犯下的罪行只不过是表面文章，在这个赫然标榜为“多元文化”的国家，原住民的权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

2007年9月1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原住民权利宣言》，规定尊重原住民的个人和集体权利，尊重、维护和加强其民族文化认同，强调在保护其自身需要和尊严前提下追求发展。这一重要的宣言获得绝大多数国家的赞同和响应，144个表决国，反对票只有4张，而其中一张反对票，就是加拿大投的。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加拿大“第一民族议会”(Assembly of First Nations)首脑，加拿大三大原住民民族的代表性领袖方丹酋长被邀请坐上了开幕式主席台，坐在加拿大总督和总理身后。但开幕式表演却在“野生动物”后跳过了漫长的加拿大原住民历史，直接引入了欧洲人的一片白帆。

2017年9月，安大略省企业主出身的联邦参议员林恩·贝亚克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称“寄宿学校充满了对原住民的善意”，诋毁原住民保留象征原住民身份是“照顾自己加拿大公民的身份”，更挑衅地要求原住民“交出身份证以换取公民权”。迫于舆论和公众压力，她删除了公开信，但并未真正反省，更未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有批评者称，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错在哪里。更可怕的是，加拿大还有无数这样的自居精英、身处高位者，在原住民问题上既无知又狂妄。

迫于种种压力，近年来，特鲁多政府多次公开宣布，将对寄宿学校虐待原住民儿童事件展开调查。当地时间1月25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原住民团体表示，在该省中部内陆地区的圣约瑟夫教会寄宿学校旧址新发现了66处潜在墓葬。据悉，该原住民团体去年使用探地雷达调查了该地0.18平方公里地。

真相是永远无法掩盖的。正如加拿大原住民服务部长马克·米勒所说，“在寄宿学校遗址发现小孩子的骨头，这是对加拿大令人悲痛的历史和寄宿学校令人发指的行为的悲剧性提醒”。

环球观察

□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张春友

连日来，土耳其方面多次对瑞典方面表达不满，强烈批评瑞典政府批准首都斯德哥尔摩21日举行两场示威活动，分别是一名右翼人士在土耳其驻瑞典大使馆附近示威和一场支持库尔德人的示威。双方关系紧张的负面影响接踵而来。土方不仅取消了瑞典国防大臣波·荣松原定的访土行程，还表示有关瑞典、芬兰加入北约的三方会谈机制被无限期推迟。

一时间，土耳其与瑞典就“入约”似乎已到无话可谈的窘境。这不仅关乎原本准备“绑定入约”的瑞典和芬兰的命运，也会对俄乌冲突背景下的地缘政治局势产生不小的影响。

三方会谈“泡汤”

瑞典、芬兰2022年5月申请加入北约，但遭到土耳其的反对，主要原因就是前者对库尔德工人党等反土武装的支持。后经多轮政治协商，土方终于松口，并于当年6月底签署备忘录，确认土耳其同意支持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瑞典和芬兰将不支持库尔德工人党、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以及“居伦运动”，并同意解除向土耳其出口国防设备的限制。可见，在去年的这一轮博弈中，土耳其充分运用“北约30个成员国一致原则”，赚得盆满钵满。但上述妥协都是为了尽快吸收瑞典、芬兰“入约”，土方与瑞典、芬兰三方的分歧实际上并未消除。

近期，根据土方的说法，瑞典多次允许部分极右翼人士和土方认定的恐怖组织支持者进行反土集会，对此土方多次表示抗议。在过去的两轮三方会谈机制谈判中，土瑞围绕这一问题再次发生严重分歧。对此，土方表示不可接受。本月23日，也就是在21日发生了经瑞典政府批准一名右翼人士当天在土耳其驻瑞典大使馆附近举行涉及宗教问题的示威活动后，土方被彻底激怒。土方当即表示取消波·荣松访土安排，并无限期暂停原定于今年2月举行的关于瑞典、芬兰加入北约的三方会谈机制。

目前，土方对此态度非常坚决：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瑞典不必等我们支持”；土耳其执政党正与发展党发言人厄梅尔·切利克25日说，瑞典“入约”进程正在“倒退”，土耳其现阶段就此事与瑞典无话可谈；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26日称，“目前三方会谈毫无意义”。

反将美国一军

根据北约章程，瑞典、芬兰想要加入北约，必须取得所有30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因此，土方宣布无限期推迟瑞典、芬兰加入北约的三方会谈机制，并斩钉截铁地表示就“入约”与瑞典无话可谈，可谓给试图推动瑞典、芬兰“入约”的美国将了一军。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野心勃勃谋求以瑞典、芬兰加

分歧公开化 土方对瑞典芬兰“入约”三方会谈机制“说不”

入北约为代表的北约第六轮东扩。去年年中，在美国的所谓“斡旋”下，土方同意瑞典、芬兰“入约”。不过，美方当时软硬兼施，也只能算是暂时推动了这一进程。在如今土耳其与瑞典再次发生难以调和的冲突后，美国接下来再想做“和事佬”，恐怕要费一番周折了。

土耳其反对瑞典、芬兰加入北约的原因很简单——瑞典与芬兰支持库尔德工人党和“居伦运动”，并禁止对土出口国防设备。用埃尔多安的话说，不可能希望意见相左甚至敌对的国家加入同一个国际组织。

库尔德工人党成立于1979年，被土耳其、美国列为恐怖组织。2019年10月，土耳其军队跨境进入叙利亚北部，对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展开军事行动，但后者却得到了芬兰与瑞典的支持。而在此后，土耳其方面与北欧国家的关系日趋微妙。2016年7月，土耳其方面认定，由宗教人士费特赫拉·居伦及其支持者组成的“居伦运动”发起未遂政变，据俄媒披露，埃尔多安“是在俄方的帮助下才逃过一劫”，而该事件也成为俄土关系缓和的转折点。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土耳其反对接纳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不是为了对俄罗斯“投桃报李”，也不仅仅是库尔德人问题，而是有自己谋求地区利益的小算盘。

芬兰考虑“单飞”

此次土瑞矛盾激化并导致瑞典、芬兰加入北约的三方会谈机制无限期推迟后，外界普遍认为，瑞典、芬兰“入约”的进程将严重受阻。但由于此前瑞典、芬兰已经协调并绑定了“入约”的程序，因此这也意味着芬兰“入约”的时间将被顺延。

芬兰外长哈维斯特24日表示，如果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被推迟，芬兰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芬瑞两国同时“入约”事宜，包括芬兰媒体在内的多国媒体分析认为，这可能是芬兰表示“单飞”抛弃瑞典单独“入约”的一个信号。

另一方面，虽然与土耳其矛盾激化，但瑞典仍在努力与芬兰一同“入约”。众所周知，如果芬兰先于瑞典“入约”，那么瑞典将成为北约唯一的非北约成员国，而且这还是瑞典是否还属于中立国家地位处于争论的情况下发生的。也正因如此，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24日表示，仍希望与芬兰一同加入北约，并称这是瑞典“当前最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

日前，在美国的鼓动下，包括德国、法国在内的北约多个传统军事强国准备致函美、英、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重型主战坦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将即将进行一年的俄乌冲突出现升级的可能。军事层面如此，政治层面更是如此。如前文所述，作为北约东扩的重要步骤，吸纳瑞典、芬兰加入北约是美国不断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既定策略。从这个层面上看，土耳其与瑞典的关系如何发展，三方会谈机制的前景以及瑞典、芬兰“入约”进程将对地缘政治局势产生深远影响。